

# 酿辣椒

■陈学阳

娘对土地异常亲近,见缝插针栽庄稼。大大小小十多块椒土,补丁般遍布沟壑塘塍田角,绝大部分栽种长尖椒、朝天椒,只一两块大椒。大椒用来酿制麸子椒,乡里人称“酿辣椒”。

炎炎盛夏,椒地烫烘烘的,娘清晨、傍晚各浇一次水。有时候,娘实在忙不过来,让我给椒地浇水。我把牛拴在桐子树下,浇遍椒地,更偏爱那块大椒,总让它们淋透喝饱,期待椒果快快长大,好让娘做酿辣椒。娘往往在傍晚经过湿答答的椒地,暮风中的椒像和娘在微微相笑。

辣椒丰产,娘腌满两坛,一坛酸辣椒一坛酿辣椒。腌菜坛子装不下,密密匝匝、吃不完的椒便由青转紫,自紫变红。娘晒干后选足种子,串成串挂屋梁上、窗户边,少量磨成椒灰,余下的挑到茅洞桥换回日用品。娘栽植的菜谱里,椒与豆一样随季换妆,变了身份,长成家里赖以的经济作物。

我曾听过一则酿辣椒的掌故:传说清兵入关之初,匪盗盛行。有位贫穷的娘与一个病儿相依为命,她请不起大夫,用尽民间各种土方,儿病却毫无好转。已然寒冬,她担忧家里仅有的那一斗米被盗窃。思来想去,偶见屋前一堆大椒才灵机一动,连夜磨米麸灌进一个个大椒,入坛。匪贼每次翻坛倒罐,都无获而离。她暗自庆幸,每餐蒸熟一椒喂儿。后来,儿病奇迹般好转。故事传开,当初称“娘辣椒”的酿辣椒,在家家户户普及。传说蕴含细致隽永的母爱,许是心理和文化的解读,但酿辣椒承天地化育,蒙人间烟火,融糯椒谐和,着实是一道营养绵暖的开胃菜。

酿辣椒,得选丰实的大椒,备白细的糯米麸。椒大麸细,易酿,好煎,肉厚,糯软,鼓鼓囊囊,口感滑爽。见爹甚喜煎椒佐酒,我们最爱用它下饭,往年的腌菜尚未掏尽,娘就在阁楼精选老坛子,磨出细亮的糯米麸,唠叨着酿辣椒。

晾干水气后,娘划开寸长的椒口子,或用削尖的竹篾在椒头钻个孔,一放入木盆里。娘在糯米麸里加少许盐,点糊椒粉或八角粉,有时还掺土芝麻,拌匀,做成酿馅。要酿的椒多,娘白天陀螺般成天累,我们不忍心,做完作业后帮娘。油灯下,娘酿椒娴熟轻快,沉淀阳光的手臂重复舞动,发出黑褐色光芒。我们各用一根小瓷勺舀麸子酿满椒腹,压紧封口,小心放入坛底。待整整齐齐摆满一层后,娘匀撒少许盐再摆第二层,第三层……直至坛满。娘要我们错放青椒红椒,方便日后掏椒,煎出来的椒有色有味。娘叠好两至三片干桐叶蒙坛口,合坛盖,在坛沿上水,隔三差五及时添加,反复告诫我们别揭盖“掀了风”;如果水滴了进去,整坛椒就会“起白”直至变坏,产生一种“掀风气”的异味。约莫一周,椒腹的麸子由于变湿,润透相粘,用不沾生水的干竹篾夹出来,或蒸或煎,酿辣椒算是制成。

“酿椒好吃须慢煎。”酿辣椒多煎着吃,香。半勺油,慢火细煎,周身煎,一个一个煎,频繁翻动,像煎条条泥鳅。娘性子急,煎椒却均匀沉稳,不厌冗长。煎出来的椒面而暗黄,不焦不粘,油而不腻,红彤彤、青莹莹地相互错叠,掀动着食欲。咬一口,辣丝丝的味道里,缱绻缠绵着糯米甜和芝麻桐叶香。嗜酒的爹似乎算准了时辰赶回来,见桌上有酿辣椒,来不及揩一身灰渍汗渍,抿一口酒,吃半个椒,眯笑,赞不绝口,如同朗读他的教科书。爹喜好舞文弄墨,为此写了一副联:“酿自香坛出,煎从巧手来。”贴在灶屋门框边。

上初中后,学校离家远,我跑不了通学,在校又吃不起“菜餐”,只能搭“白餐”——学校供熟米饭,菜,周周自带。娘再忙也会煎十几个酿辣椒,放在为我备好的酸菜壶里,让我每餐能吃上一个。食堂饭没有家里煮的香,但有了埋热饭里的酿辣椒开胃沁齿,我还是吃得畅快淋漓,粒饭不剩,浑身暖洋洋的,脑海里还不时浮现娘在椒地弯腰除草的背影,读书愈来愈勤奋了。

就这样,酿辣椒与我难解难分,一直黏唇暖胃,伴我成长,沉淀成一辈子记忆。

如今,爹娘老了,随我长居城里。娘种糯稻的侧岸田荒弃了,那些椒地长满汹涌的蒿草,矮矮的牡荆开着椒花一样的紫蕾,在野风里抖动。坡上芝麻地更是难觅踪影,湮没在葳蕤的野生灌木丛中。还有,阶上静默的老石磨,也不知在哪一夜也走失了。

回乡做客,见我偏爱酿辣椒,妻特上心。妻嫌地摊麸子椒不卫生,可一时又未找着老菜坛和糯米麸,便用瘦肉拌生粉酿椒,外添生抽、料酒、香醋等佐料,用纯正花生油生煎。妻的匠成之作别出心裁,看相精致讲究,闻之喷香扑鼻,致喉生津,但我总吃不出当年那种质朴醇厚、绵软悠长的味道来。



林下清风 ■李竹华/作

## 楹联六副

■陈季春

亭开东海龙门之光。  
山立中流砥柱之势。  
题石鼓山  
洞壁寻诗步岳云。  
朱陵遗迹观湘水。  
朱陵遗迹观湘水。  
朱陵遗迹观湘水。  
草艇渔歌帆帆帆。  
青云绿水蒸湘汇。  
题青草桥  
人常不过挂牵连。  
岛不飞来梦牵连。  
琼瑶八秩华诞  
边缘醉悦简单人。  
墨砚糊涂明白笔。  
自题墨边书房  
山立地擎天。  
船装今载古。  
题船山纪念馆

## 请记住我的孩子话

■何芬

从小,就被童话及带点童话色彩的民间故事灌了不少迷魂汤。

其中的日本民间故事总是有乱力怪神,不是狸猫、狐狸等动物,就是山神山妖。这些故事集结在一起,混淆我幼时的小脑瓜。很长一段时间我脑海里都会有这样一个场景:有一个像狸猫一样轻盈的小孩子,坐在人们必经之路的树上,对树下撒着灰说:“迷住他的眼睛,迷住他的眼睛。”特别有意思的还有一个安徒生童话里的小孩子,她把窗帘点起火了,于是她拼命吐口水。她以为拼命吐口水,就可以把火灭掉。

以为那么明目张胆地坐在树上撒把灰,就可以迷住他的眼睛;以为吐口水,就可以把火灭掉,这大概就是读童话读出来的自信力吧。

当你们说着,不要哭,不要低头,皇冠会掉时,那个最小的公主已经将继母放在自己头顶上的3只癞蛤蟆变成了水中的朵朵莲花。她不能说话,她坐在荆棘中编制荆棘。她在自己走向火堆前,将11件荆棘编制的衣服抛向空中。时间太仓促,因为第11件衣服还有一只袖子没织完,她第11个哥哥还有半只手臂没有解除魔咒,还是天鹅翅膀的模样。

还有那些让人难忘的孩子话。试穿新鞋的都是只会善良、只会待在厨房的灰姑娘吗?小红帽这一辈子一定会遇见狼外婆?有魔法扫把的红帽子女巫会不会是长大了的小红帽?晚上不回家的、或者不婚主义或者丁克族都是彼得潘吗?有钱买真珠宝时,才算像人鱼公主一样经过了成人礼吗?爱丽丝什么时候能打个盹,不要有追赶不完的兔子梦境了。而我们每个人,谁

## 境界 ——《密林深处》诗集后记

■郭密林

写诗如登山,其山脚、山腰、山顶,风景迥异。

大多数所谓的登山者,登山之前就被山的气势和险峻吓倒了,止步山前。

止步山脚的登山者认为眼前的这座山就是整座山,幸好自己没有流血流汗,没费半点力气就可以看到这座山,欣赏这座山,享受这座山。

真正的登山勇士们蜂拥而上、奋力争先,有的摔断手脚,有的体力不支,有的精神崩溃,奄奄一息……他们望山兴叹。

被迫停在半山的登山者不但看到眼前这座山,还看到山上的陡坡、溪流、树林、鸟兽以及山谷里的流云和太阳雨……他们看不起山下那群鼠目寸光的胆小鬼和懒汉们。

最后登顶的肯定是不畏艰险,不怕牺牲的智者,他们显得无比兴奋和镇静,因为他们不但看到来路的一切,还看到山那边的天地……山和山路的来龙去脉,哪条捷径?哪条弯路?哪条死胡同——他们一目了然,心中的沟壑豁然开朗。

人生何尝不是如此,其物质者、感情者、精神者亦如写诗的山下人、半山人和山顶人,一步差,天南地北。身体无异,文字无异,见识之别、境界之别。

## 魔镜

■陈中奇

有一面镜子,叫魔镜。

近日常去拜访一家公司,他们专注做镜子。老板是个瘦高的海归年轻人,带我们看展厅,智能镜子挂满了墙壁,有圆的,有方的,有半个人高的,有一个人高的,有小黑板那么大的,有大半面墙那么大的……液晶的镜面散发着冷冽洁净的光辉。当环绕镜框的灯光条微微亮起来的时候,就成了一面超大的高清卫浴镜,高端又大气。小小的功能操作界面在镜面右下角弹出来,居然有视频投屏、音乐播放、查看路况、天气预报的功能,甚至可以私信留言,可以查询糖尿病、肾结石、血脂等数项健康数据,让人叹为观止,想不到镜子拥有那么丰富的功能。

镜子,是生活必需品。镜像,是另一个自己,用来关乎容颜,或者关乎皮囊下的心灵。有的人每天必用,有的人时不时会用到。古人用黑曜石、金、银、水晶、铜、青铜等材质研磨抛光做镜子,现代人发明了塑胶、有机玻璃、蓝宝石镜面,更清更亮更美。谁也没想到,今天可以一边照着镜子,一边听歌看电影,一边查看软绵绵的情话。时代发展好快,真的日新月异。

记忆之中,老家里有一面秋南瓜那么大的浑圆的玻璃镜,一圈红塑料壳的包边,还有最简单的银亮的铁支架,支放在窗前桌面正中。小孩子凑近,一张脸就能占据了整个镜面。女孩子对着镜子梳理头发,整理衣裳,男孩子对着镜子扮鬼脸搞怪。小时候镜子的妙用,是拿来对着屋外正午强烈的太阳光,找好角度反射到阴暗的地方,留下一个圆形或椭圆形的亮斑。几个小孩拿着数面镜子,可以让反射的光斑在阴影里相互追逐打架,成了一种新鲜的玩乐游戏。除此之外,谁能脑洞大开,想到那面普通透顶的镜子还能干点什么其它意想天开的事情呢?

镜子,居然可以做成这样,而且已经做成了这样,变成会说、会唱、有感情、有意思的镜子了。一面魔法般的镜子,早已不同于记忆里的玻璃镜,不再是照照模样那么简单了,而是成了每日健康体检表、工作小助手和生活小保姆了。它出现在什么地方呢?在我们不起眼的卫浴间的墙上,在我们几分钟的洗漱时间里。它的出现,一下子改变了空间的氛围,也拓展了时间的内涵,一下子让洗漱可以变得有趣美好起来,真是奇妙。也许互联网、物联网就是这样在改变着生活的每一个厘米,每一分钟,然后改变着我们的感受,我们的情感,我们的思想。

《新唐书·魏徵》里说“以铜为鉴,可正衣冠;以古为鉴,可知兴替;以人为鉴,可明得失。”而现在站在魔镜前面,我们不仅可正衣冠,也可读书阅文,还可与人视频连线,似乎达到了三合一的效果。

年轻的老板请我们吃从家乡带来的沙田柚,那普通和平和的样子,实在让人想不到魔镜出自他的创意、他的手,这又是另一种视觉冲击和精神震撼了。